

密林中，樹影濃密，陽光稀疏。

紅衣皇帝佇立不動，默默看著四面八方包圍的魔獸。

咆哮聲此起彼落，牠們不斷威嚇，卻沒有一頭膽敢進擊。

這些魔獸稍具智慧，嗅出此人身上散發一股死亡氣味，是無法獨自打倒的強敵。

她頭上的金色鷲角沾染獸血，在綠蔭之下暗沉無光，正是恐怖惡魔的象徵。

再害怕也不能逃跑，一轉身便會被利箭射穿，但若勇敢撲咬而上，也會被俐落砍殺。

依循自然界的法則，群體中的最強者自然會成為領袖。

這群魔獸的領袖短時間內替換了數頭，全成了她的斧下亡魂。

在牠們眼中，這個人類強大得足以成為群體中的領袖，卻不曉得為何脫離人群，獨自進入

樹林深處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握著斧頭靜靜等待，臉上看不出情緒。

她很習慣等待，此時心思飄到遠方不知何時會到的人身上，有些漫不經心。

吼——！

當魔獸中最強的一頭仰天長號後，魔獸們陸續發動攻擊。

艾黛爾賈特屏氣凝神，舉斧迎戰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

記得五年前也這麼數過，就在聖墓儀式前一天，敵方數目一樣是五。

跟當時不同的是，終於可以堂堂正正拿著戰績跟老師邀功了。

艾黛爾賈特閃電般結束了戰鬥，抹去臉上血跡，覺得斧頭手感不對，拿近眼前看了看。果然，又卷刃了……

這時，藏身樹上的一頭魔獸悄然躍下，向她背後發動了偷襲——

艾黛爾賈特拔出傭兵小刀反手一刺，刀尖即將刺進魔獸的厚實鱗片時，右側飛來疾矢，狠狠刺穿了魔獸頭顱，還將牠撞飛到一旁樹上。

艾黛爾賈特猜到來人是誰，心跳漏了一拍。

「……六。」

她上前補刀解決魔獸，轉頭看見放下弓的貝雷絲，微微一笑，心臟正式高跳歡呼起來。

「老師！」

「——聖癒。」

貝雷絲舉起右掌，還沒近身就對她施放治癒術，艾黛爾賈特連忙解除身上的「光之壁」。明亮溫暖的光雨落到頭上，她舒服地輕嘆口氣，好整以暇地看著貝雷絲趕赴身前。

她故意一個人跑進密林追擊魔獸，就是因為深深迷上了……老師追來的感覺。

貝雷絲身為隊伍指揮者，一次也沒責問最近老是脫隊行動的艾黛爾賈特。

她一向溫柔得過了頭，不曾嚴厲斥責犯錯的學生，只會協助學生改進。

艾黛爾賈特一方面有點想被她罵看看，一方面也想知道她能縱容自己到什麼程度。

結果，貝雷絲還是沒有生氣，只問了一句：「有受傷嗎？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

貝雷絲靠近檢查艾黛爾賈特，確認滿身鮮血的她真的沒有受傷，點了點頭。

「以後在戰鬥中，妳別跑太遠，盡量留在我身邊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艾黛爾賈特？」

她沒有答應，貝雷絲疑惑抬眸看她，卻見她鬩髻扭似地撇開了臉。

「老師的要求，是為了保護皇帝嗎？還是跟以前一樣，只是想保護妳的學生？」

艾黛爾賈特既是皇帝，也是學生，貝雷絲一時沒想通她在問什麼。

跟艾黛爾賈特對望了一會，忽然明白她真正想問的是：我對老師而言，究竟是什麼？

妳是……我想要珍惜的對象。

貝雷絲無聲地動了動唇，隔著口袋摸了摸隨身攜帶的戒指。

這時候，她還不能對艾黛爾賈特表白心意。

因為完全不曉得，這場戰爭結束時，自己能不能活下來……

見貝雷絲低頭陷入沉默，艾黛爾賈特也沒勇氣追問下去。

「……知道了，以後我會乖乖聽老師指揮的。」

她語氣輕快地轉開話題。

「對了，我的斧頭又壞了，可以請老師幫我挑一把新的嗎？」

貝雷絲看著面帶微笑的她，柔聲說：「我有備品，回去拿給妳。」

「呵呵，太好了……那麼，天快黑了，我們趕快回去吧。」

兩人沿著來路回歸隊伍，結束了這次的出擊。

隔天下午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謁見之間。

「老師，妳給我的這把備品，該不會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望著貝雷絲交給她的斧頭，從特殊花紋認出了它的真身。

「『勇者之斧』？」

「嗯。」貝雷絲泰然自若地點頭。「用壞也沒關係，我準備了很多材料。」

「準備了很多材料？」

艾黛爾賈特不曉得該露出什麼表情。

她知道她的老師不僅是戰鬥狂，也是個武具狂，但這也太……

帝國軍械庫中的備品和材料，恐怕都沒老師的私人儲藏庫種類齊全吧。

艾黛爾賈特舉起斧頭試揮了幾下。

銀斧加入熔化的烏茲鋼，在巧匠高超手藝下反覆鍛造而成的勇者之斧，比銀斧更加輕盈鋒利，一瞬間就能揮動四次，斧面呈現繁複華麗的條紋結構，強韌度也因此更上一層樓。

「老師真不愧是不敗戰神，我總算知道戰勝妳有多困難了——還好妳不是我的敵人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開玩笑地這麼說，貝雷絲伸手撫上她的腦袋，溫柔地摸了摸。

「我們繼續並肩作戰，一起拿下勝利吧。」

「呵呵，有妳在我身邊，什麼樣的對手都不足為懼。」

艾黛爾賈特放下斧頭，含笑注視貝雷絲。

明面上的指揮作戰也好，私底下的關懷照顧也好，無條件在各種層面支持著她的老師，讓這位皇帝在面對敵人時英勇無畏到了可稱之為傲慢的地步。

對於總是為她照亮前路的貝雷絲，艾黛爾賈特滿懷感激，不禁再次出聲向她表達謝意。

「謝謝妳，老師。」

「艾黛爾賈特……妳總是在道謝。」

貝雷絲聽她說太多次了，無奈地一笑，搖了搖頭。

「以後不要說謝謝了，我跟妳走在一樣的道路上——妳的理想，也是我的理想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凝視著她，心跳不受控制地加速起來。

「既然老師不准我說，我只好用行动表示了。」

「？」

她一個瞬步上前，閉眼在貝雷絲臉上親了一下，後者剎那間臉紅了起來。

主動親她的艾黛爾賈特反應更大，害羞得連耳根都紅透了。

「我、我記得這也是皇族道謝的方式之一，非常古老的禮儀，書上好像也有記載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博覽群書，從未看過這種禮儀，沉著地回應一聲，其實腦袋空白，什麼也沒想。

不自覺伸手摸向艾黛爾賈特親吻的地方，指尖在碰到前條地定住了。

彷彿被羽毛尖輕輕搔過，一股微熱的癢感蔓延到胸口。

她不知所措地放下手，無意間緊盯著艾黛爾賈特誘人的唇瓣。

想要……對她……

「我去練劍。」

貝雷絲不敢繼續站在這裡，匆匆轉身走開。

她腦子渾渾噩噩的沒有看路，就這麼迎面撞上柱子。

「老師!？」

艾黛爾賈特嚇了一跳，著急地跑到貝雷絲身旁。

「沒事，我的頭很硬。」

貝雷絲搶先出了聲，揉著額頭轉身避開她的視線，迅速邁出兩步後，又忽然停下來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要不要一起來？」

即使腦袋一片混亂，她還是牽掛艾黛爾賈特的安危，怕自己不在時出現刺客。

艾黛爾賈特擔心地觀察貝雷絲的額頭，看她真的連半點擦傷都沒有，安心地舒了口氣。

「……好的，老師。」

兩人一同前往訓練場，彼此隔著一段足以互相保護的距離。

途中，貝雷絲悄悄瞄了一眼艾黛爾賈特。

她唇邊收斂不住的羞澀微笑，讓貝雷絲不該跳動的心臟，再度毫無道理地悸動了起來。